

## 返鄉的海線

大學自台北返鄉，喜歡早早訂好票，最好是靠窗，能面向海岸，看著沿海景色，有時小睡片刻，跟著火車的節奏，在竹南下車。從竹南開始，是西部縱貫鐵路開始分山海線的交界處。讓我們把視點拉高俯瞰，西部縱貫鐵路好似在台灣側身劈一道傷疤，傷疤中，有一段是微微分開的，應是因癢而撓開的痂，滲血又癒合。這傷口外緣分成山線海線，竹南開始撕裂，到彰化接頭。由竹南向南行駛，談文、大山、後龍、龍港、白沙屯、新埔、通霄、苑裡、日南、一直到大甲，約莫是海線的一半路程，是竹南家到阿嬤家的距離。

我們家住在竹南山上，稱不上深山野嶺，但在成長的記憶中，山林蓊鬱，野花沿著小徑中嬌嬌綻放，附近的居民亦自己尋地開墾。番薯是最容易活的，但砂質的土壤更適合種西瓜，偶爾也可以嚐到百香果。田園收成之際，蘿蔔、高麗菜、白菜、茼蒿互相贈送，時不時到別人家菜園摘一點九層塔葉，是農民們為這小鎮點綴的一點光亮。自小習慣早起，仍記得早晨踏出門外的景色，鄰近的牧場圍牆旁有一排松樹，朝陽會從樹頂的縫隙中悠悠升起吐露光芒。通往學校的路上，牽牛花佈滿鄰近三合院的圍牆，在清晨時分慵懶欲張。幸運一點，可見野兔竄出路邊，稻季時能見農人牽著黃牛，牛鈴眼圓滾滾的轉啊轉。但也都是過去的事了。

這小山有個別稱叫尖筆山，位於竹南最北端。日本接收台灣之際，有許多抗日游擊軍隊在台北至新竹一帶堅持著，尖筆山也是先民抗日的古戰場之一。時隔百餘年，山上只剩墓園，一柱截斷身軀的紀念碑，還有一座布滿青苔的思親臺。日軍不再，山上仍有駐守的國軍，無名的砲兵軍營。小鎮居民時不時能見到身穿迷彩紋的陸軍弟兄排列整齊，吆喝口號，小朋友常在傍晚捉迷藏時，與跑步訓練體能的士兵們擦身而過。但安寧已久的現在，長官和士兵弟兄們，只怕也是數著饅頭過日子而已。據說爸爸是當兵時分配至此，遇見年齡相仿的媽媽。儼然是早期軍警片中，當兵的男兒遇到鄉下一朵野百合的劇情。無意間問起爸爸媽媽相識的過程，媽媽帶著不屑的語氣只說一句：「當然是他追我啊，那還用說。」還邊剔牙呢，說著那已逝多年的爸爸。

爸爸過世那年，我四歲。臨時在山上住家搭建喪事棚架，藍色尼龍布頂壟罩路旁，樂手齊奏，嗩吶聲鳴把空氣震碎，告別式那一天，只有我一個小孩不曉得什麼是告別。那天親人聚集在此，不常見的阿嬤也來了。儀式開始，誦經，行禮，大家都哭，我卻不懂，沒感受到空氣中的悲傷氛圍。叔叔要我哭，我哭不出來，他要我跪下，為什麼一個陌生人要我下跪？最後叔叔強押我肩膀，一股沉重的氣力讓我雙膝跪地，地面緊咬的痛楚終於讓我落淚，鮮少哭泣的我開始嚎啕，放聲哭喊，直到一切告終。

五歲後，在我尚算清晰的記憶裡，家裡每年回大甲老家兩次。一次過年，一次清明節掃墓。大甲老家，沒有樹、沒有牽牛花、沒有稻米和青松，有的是許多水泥房，多是代工工廠，淡綠色的鐵皮外觀，偶爾一家雜貨店。近郊小路坐落一

老宅，水泥牆面多是雨水酸蝕的痕跡，與鐵窗並看，更顯黯淡。門口有隻黃狗總對我們吠，黃狗守著老宅，宣告房屋主人有人入侵，裡頭是年邁而頭髮花白的阿嬤。跟阿嬤問好後，阿嬤總看著我，游絲般的語氣說我和父親越來越像。對父親印象模糊的我，只能一次一次從舊相片中確認這件事情的真偽。年紀尚小，這樣的返鄉總是無趣的，等待大人聊天茶過三巡。一早離家，傍晚返家，在深夜的車流中沉沉睡去，無所謂期待見到阿嬤的喜悅，也沒有什麼捨得捨不得的分離。

回大甲家，母親會開一台灰黑色的中古車，順著西濱沿海公路駛向大甲。母親駕駛，大姊坐副駕，兩個姊姊同我擠後排，我當然是乖乖窩在中間的那一個。但隨年紀漸長身形逐漸抽高，體型長大，也獲得後座靠窗位置的權力，高中之後更晉升為副駕駛。沿途，我看著西濱公路海岸線怎樣逼近，海水白雲藍天彼此晃動，風力發電機成排呼嘯，風是那樣的猖狂，吹動檯面下的暗湧。

大學有陣子常常收到姊姊來訊，說何時突然要一起回大甲一趟，「談」一點事情。那是家中經濟最難以承受的一段時光。母親扛著父親過世後留下的債務，一個女人家，做工能賺的有限，花點小本賣吃的也難有起色。街坊鄰居都知道家中不好過，能夠借用的溫情也到了盡頭。母親往往依賴民間互助會，只是其不穩定性難以預測，家中經濟只一年不如一年，父親留下的債務一樁一樁浮上檯面，迫在眉睫，轉而向大甲家求援，是不得已中的卑微。

父親去世後，阿嬤將一塊阿公留下的田地分成好幾塊給每個兒子，我就這樣繼承從未見過的小小農地。母親說那塊地是塊廢棄已久的農業用地，早已沒什麼價值，但如果可以說動所有人一起將那塊土地賣掉，或可得到一些錢應急。聯絡許久，諸多親友也同意賣掉土地，未曾謀面的舅公打算將土地買下，想蓋房子安養天年，但因為是祖產，故唯一的一個條件，是要阿嬤同意。

母親幾番向阿嬤求助，阿嬤總不願正面回應，在許多叔叔嬸嬸勸導之下，終於講定。找了代書，所有家人聚在大甲老宅，打算出售給舅公。或許是不忍祖產轉售，阿嬤終究是反悔了，在所有人面前潸然流淚，甚至一時暈眩。舅公不忍，說為一塊田地而令親人至此，還是別賣吧。母親幾個月來的奔走，換得一鼻子灰。關於錢這種事，始終談不清，十幾年來聚少離多的兩爐灶，最後是傷害彼此無多的感情。

姊姊對此非常氣憤，母親也是，在家中怒斥這幾個月的白費心力，與嬸嬸們通電話，一起憤怒阿嬤的不公平。那一年之後，眾人決定不再回大甲去，那老宅就成為一幀灰色的記憶相片了。母親決心將心力放在工作上，斷絕一切和朋友聚會的休閒娛樂，鎮日工作，過年也只休息一兩天。但親人的關係仍在，時不時會接到叔叔打來的電話，勸母親該找時間看看阿嬤。接起電話的母親，仍是那個講話語氣溫和的媳婦，一面訴說自己的困難，一面稱是。「孩子還得上班，家裡生意還得做……」看著母親說電話的模樣，那個邊說話還會邊點頭的側臉。突然發現母親拿起話筒的手皮紋滿布，母親蒼老好多。

母親極少開口說從前，只說以前跟隨父親在大甲生活過。傳統上嫁作人婦，

好似一輩子的命運被貼上封條，諸事順從。忍耐一切婆家的冷言冷語，忍耐著連兩胎都是女兒的眼光，月子得自己做，當然還得照料家裡起居。父親在結婚沒多久之後，不知道怎樣的原因，帶著大姊二姊，帶著懷第三胎的母親，告別大甲，向水泥老宅道別，定居竹南，從一個家換到另一個家。我不禁想像那天是一個怎樣的日子，父親開著車，母親懷著三姊，坐在副駕，兩個姊姊在後座。朦朧中浮現電影〈畢業生〉的情節，男女主角逃離婚禮現場，上了巴士，互相凝望，對著彼此傻笑，卻漸漸不敢看向對方，緊張，開始徬徨。

他們會不會一樣，坐在車上企圖掩飾心中的恐慌。未來，真的可以順利走下去嗎？沿著西濱公路行駛的夜，海風跟車聲混在一起卻是如此的靜。父親會安慰母親吧？還是母親她，會一手撫著腹中的女兒，一手牽著父親呢？

「想不到啊，三胎之後來了一胎男生。」

母親回憶的嘲諷，是我印象中那溫和的阿嬤說出口的。從灰暗的過往來到這鬱鬱小山。連三胎女兒，我的誕生對父母來說是一種遲來的爭氣。其實家中並不缺延續香火的人，父親身為老三，眾多叔伯膝下多子，我的存在對這個大家庭更大的意義，可能只是一種證明吧。

大家庭多子多孫，看似圓滿，但小時候多次臨時返回大甲的記憶，都是為了奔喪。二叔、四叔、五叔……，生下眾多孩兒的阿嬤，竟只剩大兒子陪在身邊。一個一個病逝的兒，在水泥房前臨時搭建的靈堂，經文不斷傳誦。我不記得遺照上掛著的人是誰，該怎麼喚。印象中大家哭喊我也跟著哭喊，所有稱謂連同哭聲湧出，早已含糊不清，我也只好跟著呼嚕瞎喊一番，只求趕快度過這漫長的儀式。哭喊之餘，我記得阿嬤，一個白髮蒼蒼的老人坐在角落，眼睛紅腫，淚水不斷自眼角滾出，她用佈滿皺紋的手掌，不停拭淚。在一次太過傷心的哭喊後，阿嬤腿軟跌跤，身旁的母親和長輩們一時扶不穩，她雙膝重重跪地。此後每到大甲探望阿嬤，已是拄杖迎接。印象中灰濛濛的大甲老宅，十幾年間有人離去，有孫兒降臨，水泥牆內曾有的溫熱火光，恍惚之中，對我而言也只是近乎想像的夢了。

最後一次離開大甲，依然隔著車窗對阿嬤揮手道別，我沒有喜悅，沒有不捨。但看阿嬤拄著拐杖，那半舉在空中的手竟讓人有一絲酸楚。她眼神望著我，是否也同時望著那近二十年不曾再見過的三兒子。

考上研究所時，電話中跟媽媽說這個消息，媽媽開心之餘說：「如果你大甲阿嬤知道，她一定很高興。」媽媽心中還是想到阿嬤的。媽媽在我面前不多說話，何況我是不常在家的遊子。她嫁入婆家時，曾否夢想過自己的生活，會遇到想像中的好婆婆嗎？那些侍奉湯湯水水的日子，閩南語一個詞交代過去是苦毒，在生活中體會卻是更複雜的酸甜苦辣，是柴米油鹽醬醋茶，是心中說不明的滋味，如何多言。

媽媽喜歡唱歌，特別喜歡江蕙。曾有一次家人一起看歌唱節目，歌手唱著江蕙的〈花香〉，那是一首屬於母親的歌，溫柔的旋律唱著：

「看無伊的人  
像海上船啊找無帆  
行過這多冬  
嘛看透人情的冷暖  
故鄉彼條小巷  
如今猶原  
不同是阮返去伊無塊等」

母親聽著聽著眼淚就掉下來了，一邊強笑著一邊擦眼淚，但什麼也不說。豈止是想起為人母這件事呢。伊無塊等，伊一直等，但那個地方沒有伊。她應該想起伊，這些年她等得太累，等得太久。

「經由海線的旅客，請在本站換車」。

在竹南下車時，廣播總會播放這再熟悉不過的宣令，在火車匡噹搖晃的行駛下，這條海線的路程，只要再搭幾十分鐘，我就可以回到那個陌生的老家。談文、大山、後龍、龍港、白沙屯、新埔、通霄、苑裡、日南、大甲。我彷彿看見沿著西濱公路的海岸線蜿蜒，純白的風力發電機簌簌轉動，那公路，應該也有我們一家人慢慢開向灰暗的彼端，期盼著一絲燈火的存在。

結痂的傷口再癢，終究是兩個故鄉，兩個未來了。爸，如果你還在，是不是現在可以不一樣？如果你還在，這條返鄉的海線是不是可以再開一段，帶我們從竹南的這座小山，駛向有光的所在？